

歴朝掟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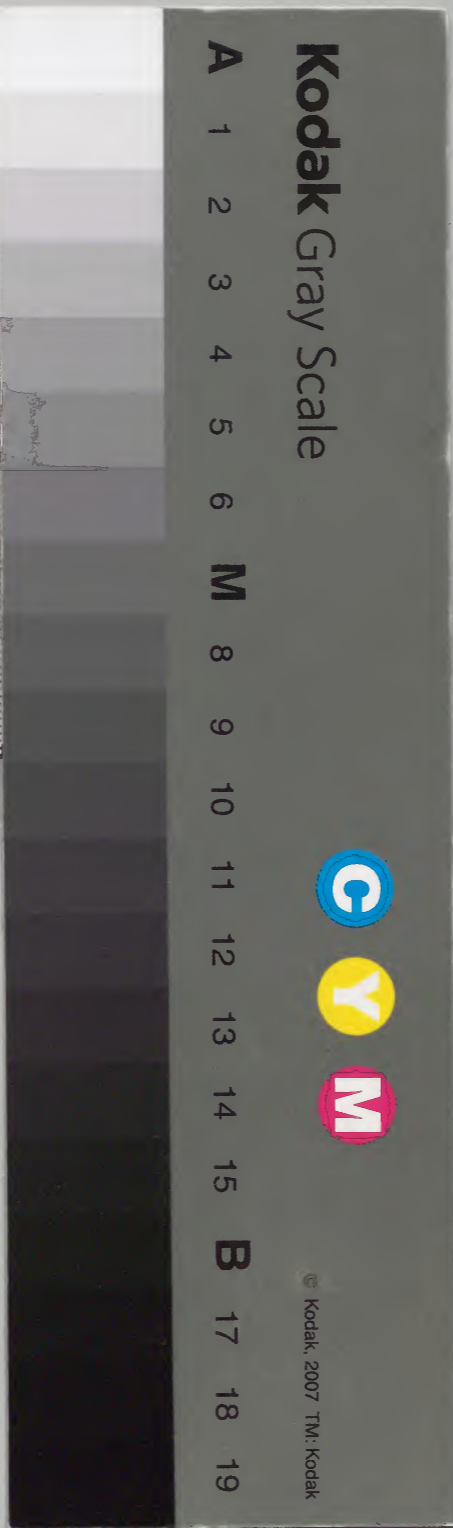
五

漢書門		九〇三三	
類	號	函	架
六	九	六	九
冊架		冊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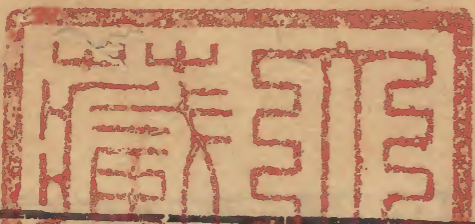
漢書		九〇三三	
類	號	冊	架
六	九	六	九
冊架		冊架	

利下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033
冊數	6 (5)	
函號	290	137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梁唐晉漢周總論

淺草文庫

歷觀五代之得國也仗馬箠之力者有之肆掩襲之計者有之而要其當時之為君者自賊溫之外初無荒淫暴虐如前五代者比然而享祚不前代也致治不元嘉也弘年不梁武也富強不隋煬也不及百年天下五擅蘇子由是果天命之值乎抑其君之失德致然也吾嘗五代論即其顛末論之盜賊也而為君朱夷人也而為君後唐養子也而為君唐明宗黥卒也而為君周太祖嘗曰自古豈有天子有花項有四君而三姓者唐有三君而二姓者周自書紀以來未有也堂堂天者立之中國天下中國人居之

而可使失德非類者久處乎故傳世之久者十有七載也梁其次者十有四載也唐其次者十有一載也晉其次者十載也周甚者四載而失矣漢成敗如逆旅註見承代如隙駒紛紛然金王已生砂礫人命而中原塊土屢為篡奪之場世運至此非天地一塞會哉雖然五季之亾國同而其所以亾者又不可以例視也是故案其篡取中國之罪則朱三為惡首而舉兵入闕者唐同逆也推其俛屈夷狄之罪則石郎為戮魁而奉表契丹者劉知遠奉表契丹契丹賜詔褒矣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賜以木拐如漢賜九杖之比同辱也言之汚口舌書之羞簡牘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呂氏春秋

加焉加也故弑逆之禍起於梁篡劫之禍兆於唐夷狄之既慘於晉強臣之禍作於漢朱李石劉之亾盡謂天命之衰不可也正學集五世之君惟周之亾為天命周則不然太祖開創於前世宗栽培於後十餘年間善政累書與唐明宗稱三令主而亾國亦若世之速又何也豈帝王自有真通天將生聖人為生民主初唐明宗每夜焚香祝天曰其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降生聖人為生主而日月既出燭音火不容不息乎五代史日月出燭火息

主而日月猶出燄音火不容不息乎出燄火息
 正聖人為主男音主音因居為寒則此天正升史日月
 主而日月國亦昔世之類又何必豈帝王自亦真音天音
 世宗殊部於十翁平間善如累善與善即宗爾三令
 寒不何也音五學集五世文書音固似不然太師開陰於前
 世宗音節可之師計於黨未季可盛之必盡罷天命之
 世姑婦並之臨時於樂莫姓之師於世於事其必之瑞

宋

太祖	建隆	乾五	開九	太宗	太平	熙四	端三	高五
真宗	咸平	景德	大中	九	天	五	乾	一
明道	景祐	寶元	康定	慶曆	皇祐	至和	嘉祐	英宗
神宗	熙寧	豐元	哲宗	元祐	紹興	元符	徽宗	建中
崇寧	大觀	政和	重和	宣和	欽宗	靖康		

右世年見下

總論

昔藝祖皇帝提燾下之師收神器於五閏金戈鐵馬之

餘集鶴山中外忻戴范文大志果遂太后曰吾兒素有議

正書

者比之朱全忠石敬瑭綱目受命而出囚變而返然香

孩兒營兆其瑞初太祖生於夾馬營其香經面方耳大

神其相世宗見臣下面方耳大者殺紫雲黑龍顯其異

董遵晦謂太祖曰每見城上日光摩盪著其祥苗訓善

紫雲如蓋又夢黑蛇化龍見日下有一日黑光李氏曰陳橋之則天命已有歸矣變雖人心之效

順實天命蓋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楊鐵以應

明宗之祝上討見不然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

得而妄處之邪班彪王即位之始易五代之弊規萬世

之策韓安讀虞書而嗟堯舜深嘉法網之疎寶訓帝讀

堯舜之世四凶止從竄殛幸國學而贊孔顏肇啓人文

之盛武臣亦令讀書宿儒處以翰苑樽酒片三兵權盡

釋如制嬰兒至論而利權重器在天子拱把之中議兵其

他服澣濯之衣敦儉素也碎七寶之器絕玩好也戒繡

翠之飾念惜福也命課農桑急民事也大辟覆奏重民

命也襲贈韓通初通旌忠義也留意諸帥重邊防也裘

帽之賜賜全恤將士也犯法有劔肅紀綱也推心置腹

泯猜忌也覆試貢士求真才也去白起像惡好殺也千

金購書崇道脉也親臨講武嚴武備也灸艾不痛親骨

肉也洞開重門悟心學也遵母后之教杜太曰女萬

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太而挈天下於龍行虎步之第

帝言晉王龍行虎步他口必為太平天子堯舜公天下之心也劉元城曰太

也之心命將而曰毋得暴掠生民成湯吊民伐罪之心也宋史斷曰此

遣使賑貸于諸州武王散財發粟之心也宋史斷曰此

幾而散財發粟之心也忠厚為治子育元元心學曰宋太祖崇忠

維持天下之具跨漢越唐艾軒故能披棘蕩榛至論藝

天下也披棘蕩榛規模萬世剗音削險阻北克劉李東克重進西克

孟昶音南克李煜音取劉鋹於南漢服錢俶於吳越宋

筆斷北有劉筠李筠東有李重進西有孟昶南有李煜廣有劉鋹浙有錢俶臥榻之側音

睡以除帝伐唐曰天下一家臥榻不諛音者威賓服者

懷山堂而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歐文正宗及宋受命

年之問徒見俾萬方無墜炭之勞百姓有息肩之地文

山高而水清公孰謂太祖而非聰明神武不殺之主哉呂氏曰自非

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太宗沉謀英斷勤儉自勵親征太原混一

版圖取北漢喜于讀書而曰開卷有益讀前代史而不

令宦官預政立崇文之院封文宣之後孔納直諫之疏

禁寺觀之置振江南之饑申戒諭之詞爾俸爾祿民膏

上天重循吏之選嚴賊吏之誅胡氏重希夷之清隱賜

搏號希嘉种放之高節令所在因岐溝之敗而推誠悔

過因賀令圖之敗而蠲逋給復因彗音星之見而避殿

減膳因旱蝗之變而欲自焚答譴故其致治之盛駕軼

前三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綱淳化治道之間治蹟為宋

朝稱首熙熙然與羣臣賞花賦詩而以天下之樂為樂

帝召羣臣賞花後苑曰四方雖觀燈乾元有日滿之意

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而迹其所為亦無忝

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於太平天子庶幾有道仁聖之主矣陳得曰聖上

於太平天子註見庶幾有道仁聖之主矣龍頤秀異有

天人之表真有惜其改號太平興國更名光義改怒

姪德昭貶弟於房州○迹難其怒姪貶弟則據國之心

立皇后不成服佛舍不為成服壬子之夕無以解燭影

斧聲之疑耳初太祖召晉王屬後事遙見燭影下晉王

為○元楊鐵崖史義拾遺開寶九年夜漏下四鼓晉王

之○光義引柱斧弑兄於大寢殿明日太史書曰宋趙

普弑其君臣胤普辯曰壬子之夕普不得入待禁閣帝

崩普聞知普曷罪太史曰君親無將開光義之將者

也非若而誰繼恩鎖閣呂端鎖爰立真宗求直言燭通

負釋繫囚頒九經汰冗吏動無過舉足為繼世之賢君

胡氏曰景德以前景德之初契丹入寇澶淵蛇蹤豕跡

旁午關河狼毒羊腥薰蒸樓櫓江邊書告急一夕凡

顛頓驚怖全軀保妻子之臣漢倡為幸蜀幸江南之策

王欽若請幸金陵幸寇相公掣異論之肘歐陽起獨立

陳堯叟請幸成都論澶淵之役公獨立赤幟屹飲酒

赤幟親扶日轂然不搖又曰親扶日轂屹然山立

鼾睡後山叢談澶淵之役上使人候準曰相尺筆答之

寇公飲酒矣唱曲子矣擲骰子矣鼾睡矣鼓鼙動地三春擢蟄震之雷戈甲連天千里散龍

建隆全編

卷

見

蛇之雪

事文類聚

南軍踴躍北虜奪氣由是械手足而劓腹

心唐文

正宗

不敢窺邊者三十有九年言行錄銷鋒灌燧無鷄

鳴犬吠之警

曾南豐奏疏

君臣恬然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

陳宛丘集自北方罷兵君臣不以

天下謂之大忠自警編冠

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

噫使準之策盡行則將

使子驕不返

古文

隻騎無還

藝文類聚

可保百年無事矣準欲

臣因畫策曰如此則可保百年

甘心歸幣宋人納幣之始而為

城下之盟

王欽若曰城下之盟春

其帝之秦寇貽敵與

邊塵甫靖意逐時驕

初學

黔卒之說興王捷言遇道人授以小環神劍

蓋司命

而天書之事起得來自於朱能崇信獨聞于帝

言行錄孫奭諫天書曰得來惟

而西祀東封詩林廣記

自於朱能崇信獨聞于陛下

恬不為非玉清昭應會靈景靈

紛紛建作不曰獻天書于朝元殿則曰刻天書于寶符

問不曰以方士

王中正即

為武衛將軍則曰贈道士張

道師也號真靜先生不曰聖祖降于延恩殿帝曰朕夢

帝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則曰大會釋道于天安殿矯

誣上天胡氏曰祥符以後不以欺天下後世孫奭口將

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惑而五鬼之徒王欽若下謂陳彭

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售姦且賢如王旦而甘受美珠初帝

鬼摯諂猶進也里酒曰此酒極佳賜王

及發封皆美味也以左異端之袒八面所謂同浴不譏

裸程者也

或間似同浴而譏裸程

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丁謂

禪祥瑞國士大夫爭奏符瑞

豈言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

而羣臣爭奏野雕山鹿

之祥

孫奭言方今野雕山鹿並行奏簡

欲得天下好而寇老不召欲得

天下寧而眼丁不拔

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取老

是以民造訛言妖訛言悞天降變異見大北斗兩月並而

太祖艱難之業蕩然為之一空矣

宋史筆斷

仁宗即位始焉

恩出太后

劉太后同聽政

既焉政出大臣宋而後今又出上臣

目夷簡順父出母致帝蹈漢唐之失德

帝廢郭后道輔

且又屢逐

言事者以鉗天下之口

漢唐失德為法邪

致

天下

言事被黜天下

不敢申一喙者將二年葉清臣言范仲淹余靖以

言事被黜天下

敢議朝政者將二年

而軟齒蔡襄四賢

陽修一不肖

高若

之詩要非盛世之所宜聞者自親政

以來率多善政

觀後苑之麥減畿內之稅因月食而放

宮人因大旱而求直言瑞豐年而卻草木之異獻茹孝標

帝曰朕以豐年為瑞

念民瘼而出通天之犀

犀

藥以精心密禱以應天變

天久不用帝曰朕欲下詔罪

畫夜精心密

禱為佳耳

寬卹民力

以憫人窮中夜恐一羊

之費

帝思食燒羊近臣曰何

燕私服浣濯之衣絕苑囿

之好謹大辟之刑慎兵革之用鼓元氣以雷域中騰百

之好謹大辟之刑慎兵革之用鼓元氣以雷域中騰百

之好謹大辟之刑慎兵革之用鼓元氣以雷域中騰百

之好謹大辟之刑慎兵革之用鼓元氣以雷域中騰百

州而雨天下

待問會元

其仰畏天俯畏人之意

王安石疏仁宗之在位也

仰畏天

昭然有足多者

慶曆中急於求治擢用元老

而衆賢之進如茅斯拔

石介慶曆聖德詩

小范老子主邊事

淹加延州敵人曰小范老子

鐵面御史專彈劾

御史彈劾不

避權倖京師曰

黑王相公在樞密

契丹使者曰黑王相

公乃復

閻羅包老任要府

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下異人宰端揆

逐使見潞公文彦博

富鄭公

善北

使之職

鄒獻納

韓魏公

寒西賊之膽

以韓琦范仲淹

諺曰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歐文忠

修變時文之

破儂

在歐陽修知貢舉裁

狄武襄

成廣南之功

破儂

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

歐文

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

私視

韓非

以共培四十二年仁澤

呂氏曰仁祖四十年

以遼人請盟夏人納款中國莫安有倚太山坐平原之

勢雪窓集仁祖之時中國莫安有倚太山坐平原之手

不指揮口不煩言

抱朴

富與他侔尊與天竝

長遠終必賴之者故其棄羣臣之日天下咸路祭巷哭

感動歎歎

曾南豐集仁宗皇帝棄羣臣之日天

其生也

榮其死也哀休哉仁宗無嗣擢濮王子宗實

英於眾人

之中升為天子

司馬光曰先帝權陛下

皇太后權同聽

政羣小生疑簾窺壁聽

論簧舌寒聰

待問

宗

宮成際賴韓琦呂誨諸公調護母曹子如初左傳遂為

撤簾之後政自已出以上聖之資撫高世之行曾公優

祖大臣愛民好儒史臨政必問古治所宜凡有裁決皆

出羣臣意表史臣贊天下傳誦稱說德號彰聞南豐雖蚤

遺天下足稱良主神宗惟儉惟勤勵精求治使能用賢

遠姦以奮大有為之志史稱勵精求治惟儉則康哉之

歌可坐而聞者曹子建集太平之基可立奈何以不曉

事之王安石司馬光曰安石但越次入對詔王安石

便新參得志乎蓋嘗論之自古君臣如帝與安石相知

極少安石求去帝曰自古君臣相知極少顧謂君不堯舜治不三代

不止也程史荆公相熙寧神祖虛心以聽荆公自以而

安石惟虛名實行強辨堅志劉元城以八字斷王介甫

志以王敦之相邵氏錄李承之曰知鄞縣王安石眼多

兼李林甫之惡唐李林甫懷少正卯盧杞之姦帝謂

曰呂誨北卿少正亦虛也朕不為惑祖桑弘羊之智大學衍義熙寧間王

執王莽之見李常言均輸青苗斂散取行管夷

吾商鞅之術陳襄言制置司所議人言不畏元城語錄

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變亂舊制朱晦翁三禮奏劄熙寧

喜同惡異待問會元王安石非全無知不近人情蘇老

姦論凡士之不近人范鎮諸人以新法罷呂誨歐陽修

情者鮮不為大姦富弼司馬光

提錄全編

禾卷

五三

等而老成人不恤矣揚繪言老成人不可不惜宋敏求諸人以新法

罷而熙寧三舍人逐矣敏求蘇頌李大臨程顥諸人以

新法罷而臺諫為之空矣罷程顥李常張戩王于表表

善良皆以國事相絕聞見錄荆公謂姪防曰吾昔致君

子落落如晨星鶴林王露視其君子之落而其所用者

笑罵之鄧綰綰曰笑罵從他笑傳法之沙門護法之善

神人謂韓絳為護法善神廝僕之王珪鷹犬之商英家

奴之薛向陳繹瓜牙之張璪音李定相與手畫口說密贊其

決陸象山年譜新法之議舉朝講諱君子猿攀狐媚斷

區處奉行魏鶴山集熙寧元豐之間大臣用事青苗免

區處於中使者旁午冠蓋相望奉行于外致天下嗷嗷詩林廣記上安石詩

農天下嗷若蝸蟾之啾啾張九農者嘆於吠畝商

者嘆於道路而窮民顛頓之狀僅達於鄭俠

流民之圖俠上流帝方目安石為今之古人帝謂鄧綰

之古人也○人號安石為孔子而不察其誤蒼生呂誨言

亂天下者太后曰安石固臨川之鼯鼠也劉廬

且又攻擾交趾沈起受旨於安石一搆

怨西夏命宦者李憲而禍天下於兵戈下於兵戈若也

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而割七百里地以昇遼遼議疆事

遼議疆事

欲取之必如予之遂如河東俾甲兵鈍敝國窮困生民

割新疆凡東西失地七百里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

欲相拯濟交趾藉為口實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

欲相拯濟交趾藉為口實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

安石安石誤帝劉摯言聖上憂勤念治而政事如此此

而帝誤萬姓也偏聽生姦獨任成亂鄒陽孰謂壞亂天

下者而又非帝邪初帝怒岐王曰是哲宗幼冲高后以

女中堯舜高后臨朝人簾帷蒞政百段苟利社稷無愛

髮膚宣仁有言苟有利於社破軟血之凶盟宋史筆斷

連之黨類初無愛於髮膚登老成於散地擢忠鯁於謫籍秦少游而吕公

著司馬光諸人顛頭爛額於元祐七八年間至論同管喉

脣南史盡行仁宗之政遼主曰南朝盡所黜者皆姦黨章

等蔡確所革者皆蠹政司馬光當國盡革熙豐新所建者

皆良法置新理所置廣惠倉舉經明行修雖以斗

箚穿箭之惠卿蘇軾制詞惠卿以斗亦知不容於時而

懇求閒地惠卿見正人彙進知百姓見活民謂司馬光

留相天子如出重泉見白日披氣音霧靚青天文饒集

泉而見白日披可謂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矣

范祖禹言先后有大功惜也衆賢不察而有洛黨程頤

朱光庭蜀黨蘇軾為首呂朔黨劉華等為首之名操戈

等為輔蜀黨陶等為輔朔黨而輔者尤衆之名操戈

等為輔蜀黨陶等為輔朔黨而輔者尤衆之名操戈

入室論至各立門戶元城了翁惟願士大夫有此門戶噫吾聞

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警之居室者姦鄰悍僕潛機伺

隙乃不為備禦之計而自為闔牆之爭待問是招之侮

也是時新法之蠹未去熙寧之根尚存論至而公著大防

等又不監陳竇五王之禍常安民貽公著書欲為調停

以靖小人焉純仁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混

玉石於同區至論調停雜寒暴於一所豈知斷蛇不

死刺虎不斃古論太后沒後多有調戲官家者乎由是別

用一番人太后謂大防等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

以尋舊轍羣言交擊寓惠鱣懶如故待問君子方欲以

知金虜之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猱音猶也劉敞非我

族類胡陰狡叵願測欲以買其歡而寢其侮得乎古有

之曰鼠忘壁壁不忘鼠金人不忘宋矣越絕夫鼠忘壁

人不忘吳矣卒之衣冠黔首為肉為血胡致堂四壁之外皆

非我有金人立張邦昌為楚帝時雍議赦呂好而日射

於晚霞徽宗詩云日射晚霞金天文帝座甚傾而青城

一出帝復如青城吳革曰天文帝去南面之榮東獲為

虜春秋繁露辱莫甚於去南田是主帝位者非趙而張

矣非君而臣矣非宋而楚矣二帝九宮渡河北巡棘露

沾衣截江驚茲慘骨百段四顧潛滄一望悴顏截江為

滄溟不滌之耻致堂論摭覆載不同之夫皇皇鉅宋萬

里一姓朱韋齋集有宋之盛八葉重光真德秀鉅宋八葉

重光至於政宣宣安航政宣徽宗不道至有靖康欽原其

所自皆朝廷為姦臣所誤以至於此歐陽珣曰朝廷為

故帝亦曰宰相誤我父子帝至自金營哭曰噫帝王者

中國之帝王中國者帝王之中國也古天子則青衣中

原則左衽京黼董貫諸奴輩雖罪至十族何足以塞其

責哉晉史乘罪至十族未足塞責

元祐哲宗高后為嘉祐仁宗而不知紹聖哲宗親又轉

而為熙寧矣神宗安石用躬政以後小善無一春秋繁

無一大而二蔡二惇之徒天下疾怨有二鯁音頓關紐

戲弄樞機又望風希進者又皆拍肩執袂小書舞伎號

山文集諛容佞色石介甲唱乙和至論競為紹述登潤南首

畏以對策主熙寧者置前以輕變九年已行之法蘇轍

輕變九年以行之法擢任累歲不用之四凶朋比報復

人懷私怨而以先帝為辭則大事去矣使朽骨啣冤于地

仇怨黃履蔡確章惇邢恕謂之四凶使朽骨啣冤于地

下子孫禁錮于炎荒龔夬端人正士雨露洗滌至論其禍

同於漢末之黨錮唐末之清流呂氏曰惇卞上誣宣仁

浮于曹節王甫之害黨錮諸正人朱全忠李振之害唐末諸朝士矣君子何辜罹此荼毒

甚至廢賢后孟后立妃幸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林

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而誣欲廢之是以火入輿鬼而帝畧不

辨身側之賊火入輿鬼太史奏不善之積已至絕嗣雖

承以賢者猶懼不堪况以浪子端王嗣之乎惇嘗言端王浪子耳

徽宗初立用賢去邪君心未蠹自召用蔡京犬子獻愛

莫助圖按圖左曰元豐助紹述者止温益而重貽天下之憂孫蔡

為安石之犬洵武真犬子也子才不勝德大為腹心之患陳謹言京不可用吁腐薪

不可以撻兵渙泥不可以膠物子書小人而可以圖治

哉京固小人之桀雄也而子此小人之桀也皇父卿士許

則媚皇父者來尹氏太師經詩則黨尹氏者進是以謀夫

孔多經詩悉僉夫也發言盈庭經詩皆莠言也梁師成李彥

朱勛王黼童貫與蔡京號為六賊相與蟬聯武音仕

及結構富弼窺帝欲述父兄之志帝曰朕欲上

而因之以竄其姦呂氏春秋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

羣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陸賈新語易故一惑於

報復則貶黨人籍黨人刻黨人而剝落元氣不恤矣一

惑於玩好則朱勛領花石綱搜巖剔數目綱以求木石聲

焰薰灼而東南有小朝廷矣勛以花石取媚蔡熈薰灼

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

門時謂東南小朝廷一惑於方士則魏漢津與事李良之說漢津

居蜀師事唐仙人李良而定新樂鑄九鼎矣一惑於神仙則置道

階天神降詔百官作天靈素據高座講道而受冊為

教主道君矣帝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一惑於

後樂則有萬壽山之作而修飾繕造之泛興者衍義補

賜之濫出修飾繕造之泛興不可勝記矣一惑於土木則有延福宮

之作而豐屋華楹古門千戶萬以美觀矣一惑於邊

功而得志於西羌則謂遼亦可圖重貴既得志於西羌

使遼以而李良童貫以馬植胡之而李良童貫以馬植浮海通

女真矣遼馬政一惑於拮尅則收免夫錢收經

制錢括田於京東西路剝膚椎髓盈饜溪壑劉漢弼錙

聚銖斂古官藏腐蠹說苑官無腐蠹之藏而民皆茹毒

飲痛窮而無告矣綱一惑於微行則幸王黼第幸蔡京

第主婦上壽稚子牽衣幸蔡京第命坐傳觴畧用家人

肯從稚子牽衣禮京謝表云主婦上壽請酬而

挽留而不卻酣飲無節幸王黼第因而損威傷重不

顧矣身為萬乘之主而苦天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者

莊子南華真經君獨為萬乘之主幾三十年胡宏書曰

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幾三十年徽宗皇帝

奉幾三十年之古曰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唐帝之謂也故

狐則升御榻也京師則大水也婦則生髭音也男則孕

子也黑青則見於禁中也而危證薦臻壞形層出矣雪

集方臘則起於睦州也宋江則起於淮南也張仙則起

於山東也高托山則起於河北也而弄兵潢池通天地

為之分裂矣文山集童貫梁師成用事百姓怨對而不

知上天震怒而不悟後徽宗草詔罪已曰百姓怨對敗

亾之兆近在目前且交女真之鄰壞兄弟之國高麗王

弟之國存之足為邊介取景德誓書還之天章閣天地

鬼神所臨重誓自我背之胡致堂竭天下之財以北征

僅得七空城綱目○金人來歸燕涿易而加爵進封深為

得計也外通金虜而內納張穀音○州來歸受之既納

穀矣而又函首於金金人以納叛來責詔何怪乎郭藥

師為向道而金虜圍太原哉初藥師來降藩籬自開誘

盜賊於堂奧之內關防不密納蜂蠆於懷袖之中綱目

沙漠萬里陳亮鑒自貽伊戚耳欽宗之立身位式微詩

式微南朝無人金人渡河笑曰胡馬分牧女真籍百勝

之勢宋史掠吾土毛洪水議腥我天地范文鯨吞鼓頤

蠶食張吻崇古大肆需索金人索金五百萬兩銀五千

尊金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割中山太原雖拓拔耶律之

暴亦不極於此朱韋齋集虜人覆京師橫行中原僅惟

李綱有為國之謀而又罷之以謝金人浪子宰相當國

李邦彥阿順趨力主和議夫耕不食婦織不裳古走

騎如龍行車若水古賦遠拱金虜虛喝驕矜宋史列傳之求比

屋榜空梅執禮對金人自衛無策曾未得一夕安寢而起視四

境蘇文幹離不粘音年沒喝已揮戈犯我闕矣金復分道人冠鋒鋼

霜瑩崇古文訣若覆滄海以沃燦音標炭卒乘鱗集崇古文訣如舉

炎火以藝飛蓬藝文類聚若舉炎火以藝飛蓬飛蓬覆滄海以沃燦炭此臣死君君

死社稷之時且罷四方勤王之兵綱以獨坐窮山通鑑其

所以為退敵苟安之謀者不過曰六甲法六下力士北

斗神兵天闕大將郭京能施六甲法或稱六丁力士以

效兒戲而已今日割三鎮明日割兩河後日升降表京

陷帝如青城奉表請降恒音匡怯也怯洪音音懔音音燃屈志買和歐陽論抑孰

宋

高宗建紹三孝宗隆二乾九淳光宗紹二

寧宗慶大嘉四開二嘉廿理宗寶二紹大端二

嘉四禧二慶一景五度宗咸十恭宗德一

端宗景三帝昺祥二

孝宗德芳之後太祖六世孫傳三世
理宗德昭之後太祖十世孫傳五世

右并前共十八世歷三百二十年

總論

靖康之禍諸夏陸沉止齋文範靖康之禍北風沸塵驟

雨衝界外史然舉族雖有北轅之爨而敷天尚同左袒之

心皇太后命原王嗣統畧曰雖舉族大元帥在外元祐

皇后在內蓋亦天意也呂好問對張邦昌曰大元帥在

康王即位有覆載不同之憤註見論縱綿力薄材直抵黃龍府岳飛曰

能鳴劍伊昔韻府羣王鳴劍而抵直抵黃龍府岳飛曰

龍府與諸掌志馳伊吾之北而二帝在人掌握尹和靖集父兄塵沙漠漠

春蠻羶擁蔽夏西風淒動秋朔雪蒙文冬○言行錄張

嘆馬角之未生祭徽宗文嘆馬角之未生竟消而遊魂

之消久矣輟耕錄金泰和之議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帝

何鑿朕獨不思夢日水足抱冰握火會稽以急救父母

乎上皇言便可即真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帝曰潛

相伯彥作右相朝進一言以告和莫進一詭以乞盟二

言姦邪之而抑心折節意淒情悲文認認然惟冀犬羊

之見哀帝致書于粘沒喝曰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

廟堂禦侮蓋無策者也言行錄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

之有朱子謂李綱入宗澤全

城以待車駕肩背雖失大事記建炎之初克復有基而

汪黃二姦肆浮雲以鄣日月陸賈新語邪臣之蔽賢竟

致苗劉二豎圖不軌以易天綱綱中與本末苗傅劉正彥

后聽政請上賴張韓諸臣勤王之師而奏功洗日至論

為太上皇六龍反正不幸金虜哨騎飄忽劉漢羣

日之功立奏程不幸金虜哨騎飄忽劉漢羣

盜所在蠶起而帝疋焉南渡萬言書虜騎乘虛直擣行在疋馬南渡復俱不堪

羈棲山海文又不得已而分地與盜以翟興等為鎮以撫使分地與之

紆旦夕之急不都川陝不都荆襄不都建康不都淮陽

而作廟于臨安金來則金之地金去則盜之地而金又

分中原之地以帝劉豫豫叛降金金立為帝中原盡屬于豫是帝固處小

朝廷以求活也胡澹菴封事安能處小朝廷以求活邪春秋書鄭棄其師

而况棄天下乎潛夫論春秋書鄭棄其師乎是時諸將方圖協力

而秦檜北還反一意撻辣郎君鶴林玉露洪忠宣自虜回謂檜曰撻辣郎君致

意檜大為金人姦細翟汝文曰檜恨之檜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而銳意信和如或酬

之經詩金湯恐喝於豫圖玉帛聯翩於遠覬程以中虜之

欲第不知彼之欲和者畏我邪抑欵我邪張翬曰彼欲和畏我邪愛

我邪特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脣腐齒落漢文舌敝耳聾

不見成功蘇秦書而况次師平江北虜數十萬即震怖不

敢南下帝自將禦金次于平江則和議之與治兵其效可

槩見者李綱集親臨大敵使北軍數十萬震怖不敢南下則和議之與治兵其效可槩見者金以

和愚宋檜以和愚帝帝以和自愚朱子曰金始終以和愚宋宋始終以和自

愚而舉國又斂兵以待和趙子砥曰金人講和以岳飛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

世忠克復之疏如以水投石古文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皆不見

報而甘受其詔諭之名甘忍其江南之號金以張通古為江南詔諭

使甘屈夫稱臣之辱僅得許和之約僅得河南之境文

之亨開悔過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而即為之

寢兵戰諸將又為之貢歲幣銀絹二十萬兩匹又為之備藩方

帝上金人表畧曰既蒙恩造許又為之害忠勇飛岳俾

十年之力飛曰十年之廢于三字獄擄害飛韓世忠諱

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休莫須有而二帝之駕終

于五國城哀纏率土寃薄層空程史京於乎夫音差而

也忘越王之殺而父邪張伯鱗題壁曰夫差而檜不思

東都抗節存趙時王庶謂檜曰公不思東都而逞小智

子義尹和靖集與秦檜書勿為賣國圖身計邪呂中曰

身天不祚宋國有猛狗晏子春秋國有故凶姦臣在

朝國之殘也十七史世家姦臣在中王之蠹也未有權臣在

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兀木欲棄冰去有書生叩馬

將能立功於外者蓋少保與賊檜勢不俱生者也檜方謂天下

太平年蔣弼言朽柱有文而陰險深阻通鑑陵轢縉紳孫

觀竊富貴之勢利凶類窮奇奪造化之鍾爐程史私竊

利仰奪造化惡同禱祀宋史斷姦臣之惡莫甚於秦檜兼

以父檜子孫損當國檜乃檜妻兄王喚之子蓋賊排大

於股韓非帝遵虜約首相母易中興本未檜自虜歸虜

和議虜使通好有十九載輔國專政而二百年列聖之

貽謀掃地盡矣

程史論秦檜曰十九載輔國而專政巨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

不幸天網疎漏腰領誤全

杜氏通典生也失朱雲之請劍死

也無林甫之斲棺

程史論檜上愧漢臣既之朱雲之請劍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

亦失刑之甚乎和議之說方行而虜情百狀朝玉帛而

莫干戈口道和而心伺釁

江逆亮遠去巢穴山堂據

我江北欲立馬吳山

金亮寫臨安湖山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于上曰萬里車

書蓋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

以看花洛陽

幸儒生功成於采石

虞允文大敗金師于采石劉錡曰朝廷養兵三十年而大

功乃出一儒生

郎主被戮於瓜州

按年錄亮在瓜州諸酋謀曰進有淹殺之

禍退有敵殺之憂奈何一酋曰殺郎主與南宋通和則生矣遂弑亮

而我江左彼苻秦

網亮之再渝盟也采石之役則我江左而彼苻秦矣

不然帝蹙蹙靡所騁矣

四方蹙

吁國餘三戶可以亾秦

陳宛丘議楚雖三戶亾秦必楚田有

一成卒能祀夏

張南軒曰田有一成而卒能祀夏高宗有江南之范增

山樵雜錄金劉禔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無如岳非所謂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如非者江南之范

增乎有中興之名將韓世忠使其隆禮信以盟好為權宜

選將練兵以攻守為實務安陽集則可以回弱水使東流

返江河使西注

史纂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

中原何有於二帝哉惟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

故雖宗澤有東京之捷宗澤敗兀朮敵人对翟進有

西京之捷徐徽言有晉寧之捷趙立有淮陰之捷岳飛

有廣德郾城朱仙鎮之捷金人相謂曰此韓世忠有江

中大儀之捷中興武張榮有興化之捷吳玠有仙人關

和尚原之捷揚沂中有藕塘之捷劉貌曰適見髯將軍

吳璘有扶風之捷劉錡有順昌之捷兀不驚見王德

用有宿州之捷鄆暖與曹王烏祿相與合戰如虎用法

擊若崩崖合戰如虎出死力以捍社稷宋亦徒焉而已向非付託

無憾傳位太子宋祚其何如哉孝宗以大祖之

後紹高宗之胤皆太祖後矣居藩邸時慨然有興復之

志及即位賴魏公忠肝義膽中興大事記張浚倚如長

坂帝曰朕倚魏而曰朝廷所恃惟公帝召浚人見曰久

持惟首擢辛次膺而顯渡江之直次膺力諫議渡

任李顯忠而成靈壁之功顯忠伏靈壁中致邊報克捷

中外鼓舞顯忠伏宿州帝手書勞浚曰近日雖李邵符

離之潰李顯忠力戰邵宏淵排兵不動而初志不回立

馬殿庭立木馬於殿斷弦傷目躬携漆杖陰習勞苦林鶴

王露壽王在宮中常携一漆杖嘗由後苑偶忘携焉命

故陰自習二人竭力曳以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

勞苦如此即夫立志之堅宜可以唾手燕雲初岳非疏

中欲復仇而起國誓心而繫單于之頸飲月氏之頭矣

天地尚合稽首而稱藩而繫單于之頸飲月氏之頭矣

大奏議欲報雪仇耻則未能繫然方欲用浚而湯退思史

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也

遠之姦叅之方建恢復而和議之說惑之詔議和豈知



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朱熹入

日所當為舉朝皆婦人胡銓諫和議詩云母用婦人也固

不足以任此而浮謗如川劉夢得曰聚蠱古致成雷山

靖王傳衆煦漂浚能罷位湯思退諷尹穡論浚楊甲之

策覽之不悅卒置第五則恢復之所以不成者蓋緣帝

以談兵革為諱論兵革為迂也甲言恢復之志不堅者

其一謂策士之如其及兵者不過一言而已是以談而

又不可專咎食肉者之鄙矣荆襄上流兵力單薄吳蜀

要害財賦匱乏劉琪陵寢隔腥膻而媵殯滿前註見專

意一張說而四賢罷黜復以張說為僉書樞密罷李衡

賢詩以王淮陳賈之言入而指道學為邪氣又執政

氣以倒吾道之戈至論姦人在旁側日歸貌雖雄心

慮無一日不在中原齊東野語壽皇雄心無一日不行

天下帝曰朕心一日而瑕疵亦在不免值金主賢明仁

恕堯舜無隙可乘而易表為書改臣稱姪減幣定好正

敵國之禮邊庭不鼓塗燧不煙文刀斗夜停旌旂晝捲

亦彼此之幸耳然臨御二十八年之間凡施凡設

歸美高廟壽皇聖事親之懿二典所載亦不能及史浩

下事親之懿二典所故得廟號孝宗誠南渡之首稱者

也光宗制於將種之婦李氏悍而妬高宗嘗曰是而夫

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

不夫嬖於陳源揚舜卿之黨宦而君不君不朝重華宮

不視疾不執喪而子不子賴趙知院愚以貴戚之卿扶

危定傾任公竭節後鄭湜草趙汝愚詞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

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太皇太后躬定大策嘉王寧寅紹丕

圖朱熹曰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而中外晏然汝愚乃首貶內

侍陳源等召大儒朱熹增置講讀宮以黃裳陳傅良天下

欣欣望治惜汝愚為人太疏不能以厚賞酬韓侂胄之

勞朱熹曰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而使得以懷怨

行計劉攽古弼以挾怨興謀而權歸侂胄由是以內批

用臺諫矣攽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謁侂胄曰趙相

曰惟有用臺諫耳御筆批出是也遂以謝以內批罷朱

熹矣以內批罷彭龜年矣又以京鏜計逐汝愚而一網

打盡矣侂胄欲逐汝愚京鏜曰此宗姓也又從而禁偽

學會會卿試取家狀必令籍偽學汝愚劉正周必大王問

嚴偽學之禁君子若掌上之土瓦而進退由心大

拯國本遼其小人之病風喪心者皆填門排戶柳文射

附韓氏以求得美官呂祖泰請誅侂胄詔配欽

消歇濁滓橫流文文山有若許及之之由實屈膝者及

諂士侂胄二年不千見侂胄流涕不覺屈膝侂胄生辰

及之後至闔人掩關拒之門闢未及門遂俯僂而入謂

之由實尚書有若趙師弄宅音之犬吠雞鳴者侂胄過山莊項竹籬

草合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有若陳自障之

稱恩主恩父者自強每稱侂胄有若程松之以賤名達

鈞聽者松翻妾於侂胄名曰壽松曰奈何典有若蘇師

旦之昵為腹心者師旦為侂胄腹心自斗食以上國策自斗食以上及士左

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至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出自門廡營營

然若飛蛾之投夜燭種種然若蒼蠅之觸曉牖潭天子

孤立於上而國事日非矣噫邊鄙告寧則朝堂生故庸

人擾事千孔百出不至於極敗大壞則不已吾於是而

益信敵國外患人主之繩約也羣史品藻敵國外患人主之繩約既以

內安為厭常則必以外釁為快意於是中國有必伸

之理匹夫無不報之仇而下詔伐金國有必伸之理人

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金羣臣勸

環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而傷於躁動輕啟兵端御筆批云

任國柄輕啟兵端吁吁金之仇刻骨不可忘宋之恨沒齒不能

酒孰謂金之不當伐哉惜此詔不見於紹興之前辛稼

使此詔見於紹興之前不形於淳熙之際而出於侂胄

之手以故羽檄日奏金人無戰不衄水心蜀口江淮之

民血丹原野虜鈍鋒刃文格音齒音相望宋然後求和

於金金人求首禍之臣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軍前

函首送太師以易淮陝侵地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能

瞋目六韜謂禮推作福者一目勢去禍來猶雷之震耳電之權目昏迷不能避矣侂冑之伐

金者乃自伐也君子謂南渡後一壞於紹興之秦再壞

於開禧之韓呂中國史要畧不其然與然自侂冑之罪而言斲

棺梟首之慘未足償自息兵之利而言姦宄已斃之首

何足惜王仲持書來不凶侂冑首以贖淮南樓鑰曰和

之自中國之體統而言則社稷包羞賦古亦孔之醜矣詩

恒蒙古元太祖鐵木真世為蒙古部長初未有國號至世祖始德國號曰元造兵於沙漠

金亦在於求和而罷金歲幣兩不稱兵不然吾慮宋之

禍未歇也韓侂冑雖誅史彌遠益恣幸帝荒髻偷弄家

福至於皇嗣國統亦敢窺間以逞廢立之私史臣斷○崩

彌遠矯詔立貴誠封皇了竑為齊王其他尚何可勝言邪理宗因彌遠得

位不思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

庶政陳垣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而嗜

欲既多匪人雜進妃侍內嬖史惡外顯真德秀非真小

人也用之而不誠魏了翁非偽君子也棄之而後已梁

大曰真德秀乃真小三凶屠路梁成大莫澤李知孝為

四木當途薛極與胡榘聶子述趙三大犬同除陳大方

與丁大全同除六君子遠竄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

人目為三大犬書攻丁大全竄于閻馬丁當國勢將亾而不悟閻妃

全馬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入子心如天地日月而為

外戚近習閉而食之包恢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是十

步之外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策林犬又何恠

乎作事之乖方邪李福李全逞亂中土幸趙葵諸臣淮

安底平斯時也新鄰之敵方熾蒙古而金虜之運已衰乃

聽蒙古歸地之謀蒙古來議伐金許功成忽守緒唇齒

之喻金上曰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志殲夙

虜會兵蔡州火縱積薪之下而命危破竹之中遺禽悉

就於俘繫守緒灰身於煙焰端平威金露布守緒方待

凌雲既剪知命危破竹之中拔幟先登遂火縱積薪之

不孰不以威胡誠為大慶雪耻可酬先王也唐太宗詩

王除兇報千古而愚於此又有感焉以遼而視女真則女真不

可以共事以金而視蒙古則蒙古豈可與同心合謀雖

成破蔡之功而假道實有及虞之勢詔曰迨合謀成破

及虞之勢此不待蚤智之士而後知也南北之盟方定而宋

先敗盟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認全子才會兵趨汴蒙古

是曲在宋也王檝五議和不成以憂卒而又遣使修好

不見答而又幽之是直在蒙古矣宋以衣冠禮樂之國

自居蒙古使郝經來修好賈似道幽之蒙古下詔曰前

嘗以衣冠禮樂之國和奸宋人不務遠圖反啓邊釁彼

自居理當如是乎不思信義之明皎如日月傳家錄

曰王者臨御西夷使而昧遠圖啟邊釁始也不宜親而

信義之明皎如日月而昧遠圖啟邊釁始也不宜親而

親既也不宜絕而絕覆車在前行軼不戒是以蒙古乘

之而川蜀江陵襄漢之間無歲不干戈無人不介胃文

北方未或可圖而南方已騷動矣喬行簡上疏曰將乏

哭流涕蓋韓琦晝夜慟哭之日也集顧以瑣劣之賈

似道獨當推轂似道未聞有橫草尺寸之功鶴山集舊

替月零驕將駸夫久廢原而陰乞蒙古之和陽獻諸路

之捷似道乞和蒙古匿和議稱臣是召敵也漸至國用

不足而買公田行經界推排法江南之地較分寸於

絲斯民魏文侯曰不愛人是虞人割股以啖腹矣貞觀政要捐百姓以奉

反裘而負薪也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

是離民也君人者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敵是備

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語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

始蔽於史彌遠終失於賈似道雖能崇尚周程張朱宋

終崇尚周程張朱義理之學罷黜王安石以成右文之譽而昧於小

人勿用之戒易曰開國承然則理宗之理文焉而已耳

度宗端拱虛器荒於酒色費幾州汗馬之勞供一夕笙

歌之樂陳宗而亦以大任委之於師臣呼似道為師臣

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

徒餘全編

三

聞不知馬廷鸞而似道敢託伊周效尤操莽後翁合上言似道以

如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佯欲避位以要君

帝祀明堂胡貴嬪兄顯祖請還宮似道乞罷政帝固量

珠輦玉以積賂匿敗諱亾以養寇帝曰襄陽之諱已三

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大踞闕蟋蟀笑傲湖山居中

以運天下似道請行邊陰調臺臣上疏已而樊城失守

襄陽繼叛襄陽圍五年江南江北之險拱手與敵而天

下之勢十去八九汪立信遺平章平章汪立信曰平章

更說一軍國重事果半閒堂中所可了邪似道作牛閒

地闢蟋蟀狎客戲之恭宗幼穉元惡愈御惡犬至一城

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文天祥書日危月削如火

消膏胡傳而半壁江南無一寸乾淨之地立信曰今江南

似道意圖天助出師蕪湖似道聞劉整死曰吾得悖惶

怖愕心折骨驚少游集是何異音鮑之襲猛狗漢文

之襲狗孤豚之螳臂之拒走輪虞初志螳臂欲獲麀鹿

而張兔豕音嗟哉物理論欲定天下而任小由是江淮

諸軍望風唯唯虜兵所涉到處平夷伯顏詩馬首經從

悉平勇擔頭不帶江南雖張世傑遣兵入衛文天祥起

兵勤王李芾音肺遣兵入援而伯顏入建康已扼其吭音

而有之伯顏曰百年通內而庶僚叛官離次外而守令

委印棄城

太宗

垂盡之緒猶踐薄水以待白日

文章正宗踐薄

水以待白日

抱羽毛以赴烈火

韓詩外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則焦也

國者當如衆鏑之叢體

綱目烈火燒

芒刺之負背

古賦

百箭背

爲權宜之計而反執戮行人於獨松關以撩之

怒焉

伯顏曰女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

虜兵東入二百州

天祥詩厥角

容易迎降

元主問曰女

而帝后三宮與元俱北江河破

碎

天祥詩江河誰與撐持餘燼未寒二王

益王廣王在福張

宜中等立益王天祥世傑壯心填海苦膽憂天

文山指南錄壯

皇帝

心欲填海苦膽爲憂天

而帝播越海島惟魚鼈是見

越絕帝崩度宗

一子尚在陸秀夫立之

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乃立備正

寄乾坤於

水上

文山集杜詩

胡兒歡宋兒怨北人樂南人愁

詩長平一坑四十萬秦人歡欣趙人怨大風揚砂水不流爲楚者樂爲漢愁

浮屍流血雌雄

遽分

文丞相詩誰雌誰雄

而趙氏一塊肉

死至此者爲趙氏一塊肉耳

葬江魚腹中

楚詞陸秀夫負帝溺于廣州悲夫

宋歷三百二十年

初夏貴社出二圖書示似

黃屋果在

否

六飛知何處哉

匡山詩六飛雖然浙

海無靈波濤不作

輟耕錄元兵營浙江沙許太皇太后

洗而空之潮

間關至此颶風覆舟天亦不欲復存趙祀

矣

張世傑曰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

得天下于小兒亦失於

小兒其道固如此也

元伯顏曰汝國得天下于小兒亦失於

乎何尤夫宋之立國以至誠待夷狄呂氏曰以至誠待夷狄未為
 不是而乃侮於遼肉於金亾於元而受禍為最酷何哉
 議者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元人進宋史表語
 意者其然乎曰然

我至地皆為敵 燕王魚腹中誌 而鼓丸一與肉誌 燕王
大屈對如木不流為禁苦樂為黨 我氣武血戰
指其平一此四十萬秦人難於鼓人 我氣武血戰
 水土文 山集文 精文 賊泉潛宋良恐北人樂南人文

漢唐宋總論

夏商而後語有道之長而享曆綿永者莫過於周其後
 裂而為七分而為三迭而為五呂窺羸牛易馬與夫朝
 併莫折彼君此臣紛紛若歲餘之閏無容喙矣由周而
 後凝命之久者又莫過於漢唐宋而要之制度之創也
 世殊規模之建也代異又不可以不考也何也斷蛇奮
 劍秦苛歇矣漢高祖 晉陽舉旂隋惡除矣唐高祖 而攘位於
 孤寡宋太祖 曹馬之孤媚焉耳南陽舉事東都烈矣光武中興
 靈武返旆舊物收矣肅宗中興 而依栖於臨安高宗中興 晉元之
 江左焉耳單于來朝蠻夷率服矣漢 王會有圖胡越一

家矣唐而俘肉於金元宋懷愍之臣虜焉耳漢唐豈宋

所敢仰窺哉然觀家法所立之最善則彼雜霸雜夷之

治漢治雜霸尚秕政也觀高宋英宗曹宋仁宗向宋神宗孟宋哲宗

宗之稱賢則彼呂氏漢武氏唐之禍鳴牝雞也對語分

羹漢高祖手刃同氣唐太宗何如遵母后之教者之為厚宋

祖六經表章僅為美談漢武帝文體三變文藝傳高祖太宗時

王揚為之伯玄宗時氣益雄渾燕許擅其宗大曆正元

其極號稱復古又何如文星聚丁卯以兆伊洛湖關之

學者為正脉哉宋故雖七制詳漢論迭承大綱允正漢三

宗唐太宗德宗宣宗繼美萬日以張唐而終不若致治之正八

係事親事長治内外戚尚儉勤政尚禮寬仁如許將所謂遠過漢唐者也宋

嗟夫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治漢唐宋之治豈真不可

為夏商周哉用非其人治有時而敝耳故漢以節義是

矣而激烈風成唐以紀綱是矣而威令不肅宋以忠厚

廉耻是矣而懦奕音弗振由此以治而亦由此以敝由

此以興而亦由此以亡法則是而人則非也君人者能

起敝以維風更化以善治則四皇不足五五帝不足六

而古治復矣

利卷終

